

22116

28

蘇聯 精神病學

JOSEPH WORTIS, M. D. 著

上海醫學院神經精神科
華東精神病防治院 合譯



華東醫務生活社出版

蘇聯精神病學

JOSEPH WORTIS' M. D. 著

上海醫學院神經精神科
華東精神病防治院合譯

華東醫藥生活社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版

蘇聯精神病學

譯者 上海醫學院神經精神科
華東精神病防治院
(夏鎮夷 王曾主譯)
出版者 華東醫藥生活社
上海(18)淮海中路1870弄12號
濟南經二路301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390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定價19,500元

(上海)1—3,000

原書名稱	SOVIET PSYCHIATRY
原作者	JOSEPH WORTIS, M.D.
原出版者	THE WILLIAMS WILKINS COMPANY
出版日期	1950

前 言

吉里洛甫斯基教授曾說過：「精神病學與其他醫學科學有顯著的不同，其特點便是反映出致病的社會背景。故精神病學必具有時代的特殊性，經濟制度的變更，必然的也變更了精神病學的本身治療的方式和病者心理的內容。」因此全國解放以來，「精神病學往那裏去？」便成為從事精神病工作者的一致呼聲。精神病學在我國短短的發展過程中，無疑的是完全抄襲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唯心理論，也必然專為少數剝削階級服務的，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必須要加以無情的批判。在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上，建立起適合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新精神病學的理論體系，是今日從事精神病工作者的任務。為了要避免少走不必要的摸索與彎路，向蘇聯先進的精神病學的理論與實踐學習是十分必要的。這並不是說我們只是一味倣效，不經自己的努力與創造就行。可是目下國內關於蘇聯精神病學的概況尚未有系統的介紹，更因不諳蘇聯文字的關係，很難找到適當的學習資料，工作同人，均有此同感。今春在宮乃泉部長處獲得這冊蘇聯精神病學的原本，並承宮部長的鼓勵與指示，要我們在短期內譯出，以應目前的需要。

原作者 Joseph Wortis 氏是美國紐約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臨床副教授，他對於蘇聯精神病學的研究興趣，已有十餘年的歷史。他曾參攷了七千種以上的文獻，以辯證唯物論的科學觀點和方法來批判資產階級學者對精神病學的不正確的唯心論點，介紹了蘇聯精神病學的理論與實施。

由於大家工作的繁忙，一人空餘的時間有限，因此我們與南京華東精神病院王慰曾諸醫師共同担任這書的翻譯工作。雖然我們極

力做到翻譯名詞的統一，與前後語體的一致性，但爲了時間的限制，不可能有多次的校閱，錯誤之處是難免的，尚祈讀者提出批評與指正。

夏鎮夷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於上海醫學院

目 錄

第一章 辯證唯物論與精神病學(1)

辯證法的七個基本原則(2) 完整的階層(3)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5) 歷史唯物論(6) 觀念的重要性(7) 唯物主義的心理學(8)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科學(8) 科學的自由(9)

第二章 背景——蘇聯心理學鬥爭史.....(11)

早期的俄國精神病學(11) 十九世紀(12) 心理學(16) 早期的蘇聯心理學(18) 蘇聯心理學的基本原理(20) 蘇聯心理學的貢獻(22)

第三章 巴夫洛夫及其學派.....(25)

原始反射與交替反射(25) 交替反射的解剖基礎(26) 興奮作用與阻遏作用(27) 幾種興奮與阻遏的性質(28) 素質類型(29) 實驗性神經官能症(30) 催眠與睡眠(30) 遺傳(31) 人類精神病(31) 巴夫洛夫、反射學與行為主義心理學(32) 心理學與心理治療(31) 巴夫洛夫與蘇維埃政府的關係(35) 巴夫洛夫學說與蘇聯精神病學(36)

第四章 精神病防治機構的組織.....(39)

早年的蘇聯精神病防治機構(39) 現在的組織與機構(42) 地方公共診所(45) 醫院外精神病的醫療

(46) 精神病研究所(53) 取得精神病治療的手續
(54) 神經病科的情況(54) 蘇聯精神病學組織的
自我批評(55) 預防精神病學(57) 住院手續(60)
互助協會(61) 嗜酒、變態人格、罪犯和娼妓(62)
精神科醫師之訓練(64) 精神病科護士(66) 蘇聯
的社會工作者(66)

第五章 心理分析與心理治療……………(68)

定義(69) 蘇聯心理分析學的歷史(69) 心理分析
學說的批評(71) 蘇聯的心理治療(77) 神經官能
症的病例(84) 個別心理治療的不適用(93)

第六章 兒童精神病學……………(96)

開創期的蘇聯兒童精神病學(96) 現在的兒童精神
病機構(98) 蘇聯對於兒童與家庭的態度(99) 兒
童的團體生活(100) 入學兒童(103) 兒童的預防
精神病學(105) 兒童行為指導是教育學的一支
(106) 青春期的問題(108) 兒童行為指導的理論
(111) 關於兒童訓練的羣衆教育(113) 兒童的神
經官能病—心理因素的地位(114) 兒童之戰時神經
官能病及重性精神病(116) 精神病病疾兒童的教
育(119)

第七章 臨床精神病學……………(120)

心理學與生理學在臨床精神病學上的重要性(120)
急性精神病的理論(121) 幾種典型的臨床學說
(124) 巴夫洛夫對於精神病的解釋(125) 吉里羅

夫斯基對於精神病的解釋(127)
(130)精神分裂症(132) 其他精神病(134)

第八章 治療(139)

生理學的治療法(139) 精神病治療方法的幾種普通
處理(141) 休克治療(143) 巴夫洛夫的保護阻遏
學說與持久睡眠療法(146) 幾種新穎的治療(149)
藥劑方法(152) 精神分裂症之治療(153) 躁鬱症
(156) 酒精中毒(157) 對於神經病學神經生理學
與神經外科學的關係(158)

第九章 工作的重要(161)

老年人(169)

第十章 教育與研究(177)

蘇聯精神病學的五年計劃(179) 書籍和雜誌(180)
研究趨勢(182) 巴夫洛夫的研究(185) 重精神病
的研究(186) 神經生理學和神經病學(188) 心身
醫學與身心醫學(189) 羣衆教育(195)

第十一章 道德，法律和精神病學(203)

離婚(207) 鑑定步驟(209) 精神病專家鑑定(211)
少年犯(217)

附 錄(222)

關於人民教育委員會系統中兒童教育偏向的問題.....(225)
蘇維埃五年計劃的醫學部份.....(229)
評羅平史太因.....(244)

第一章

辯證唯物論與精神病學

蘇聯的精神病學家像其他各國的科學家一樣都受着某種基本原則的支配與影響。這些原則是與基本真理，科學方法，價值和社會目的標準都有密切的關係。然而蘇聯科學（包括精神病學在內）有他顯著的特質：便是對於基本原則的一致同意與擁護性。他們雖常有非常熱烈與正確的討論，但其內容的重點是針對着怎樣更可合理的配合與應用這些原則，而不在討論原則的本身。譬如美國的精神病學家會覺得多數人同意的事情仍然有錯誤存在，但在蘇聯的科學家看來：對於多數一致同意的真理是絕對沒有錯誤的，他們覺得承認少數人的異議是根本沒有裨益的。所以蘇聯科學家的學識和基本信仰是密切的結合着，他們的生命堅固地建立在基本真理上面。

蘇聯的精神病學家是唯物論者，他們以為精神現象是由物質進化所產生，而且是比較次要的，他們又認為周圍的物質世界，雖然有時在我們的意識中完全忘却，但始終確實的存在着。因此他們堅決的反對唯心論者的概念——以為精神現象是最基本和首要的真正現實，外界的物質世界是不可靠的，他們很主觀地堅信唯有我們的思想與感覺才是千真萬確的實在。

誠然，我們切莫誤認蘇聯的精神病學者是所謂樸實的或庸俗的或機械唯物論者，這種古舊的學說正似德麥古拉脫氏（Democritus）所信：自然界像大理石似的由排列不同的原子所構成，這已成為一個歷史上有趣的論說。蘇聯科學家認為在德麥古拉脫時代我們實

應欽佩他大胆的與創造性的智慧，但若以現代的電子與原子科學比較起來，這種學說顯然的落伍而被淘汰了。同樣的理由，他們認為單純的經濟決定論（economic determinism），骨相學的假科學，或神經病學化的精神病學都是一種庸俗的機械唯物論的觀念，與我們從自然界中直接學習得來的事物相比是完全不相符合的。辯證唯物論便是我們從自然界觀察學得的一般原則。

辯證法的七個基本原則

辯證唯物論並不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首創的思想體系，而是由自然現象的觀察所得到的一般原則，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加以詳細的發揮陳述，再經馬克思主義者將他解釋和應用到許多其他的現象上去。故是適合於各種科學的一般原則，並且在各種科學部門中很快的尋求和發現許多特殊的規律。蘇聯科學家接受了這種普遍正確的理論後，他們便喜歡批評某種科學上見解的不真確——因不能證諸事實——而且是一種非辯證的或理想主義的見解。

辯證唯物論可分為七個基本原則，三個是關於唯物論的，四個是有關辯證法的，下面是三個唯物論的原則：

1. 整個宇宙是一個物質世界，他的活動是循着物質的規律，並承認現實世界是獨立於意識而存在的。

2. 精神是物質的機能或產物，並且是次於物質的，精神是不能脫離物質而獨立存在。反之，物質是首要的，並且是獨立於感覺而存在，故稱精神是物質的反映。

3. 雖然並不是世上任何事物都能完全明瞭，但客觀物質世界在基本上是全可理解的，我們從客觀世界所得的知識可由經驗的嘗試和證實，從而產生寶貴的客觀真理。

這種理論對於精神病學上的貢獻是很明顯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除了上述的三個唯物論基本原則外，又創立了下列四個辯證原則：

1. 一切宇宙現象不能孤立的存在，每種事物必與其他事物發生密切的聯系，因此我們對孤立的事物決不可能得真確的了解。唯有從其他事物聯系的整體中才能求得真理，“環境可改變事物”就是這個意思。

2. 整個世界是在經常變革與發展的過程中，無論何時決沒有靜止不變的事物，有不斷的生長，也有不斷的消滅，由此看來，新起的現象雖很微弱，但與舊的所謂堅強的沒落現象比較起來那就重要得多了。

3. 世間事物的變化與運動並不常依直線進行，每當向同一方向逐漸增加（量）的變化的過程中，可發生一個（質）的突變。例如超過一定溫度的木材會變成炭，溫度再高時可以化為烟；超過了某一溫度鎗內的火藥會發生爆炸；溫度降低至某一程度水會結成冰；阻遏（Inhibition）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就轉成興奮（Excitation.）。這就是所謂“從量變可產生質變”。

4. 一個現象中可包含二種相反的力量：正的和反的；新的和舊的；正在發育生長的和漸趨衰微沒落的，世間事物便是藉這二種相反的力量交互作用向前推進，也可以此來解釋世間許多特殊現象：如反射活動的興奮與阻遏的交互作用可以解釋許多心理現象；正質子與負電子（原子的一部分）的交互作用可解釋自然現象；社會的階級鬥爭可解釋現代社會的性質與活動。

完 整 的 階 層

水的成分是氫與氧，但是水的特性並不是氫和氧個別特性的算術總和。同樣的，簡單的動物如海葵是由細胞所組成，但牠的特性也不是各個細胞特性的總和；礫岩的特性也與其所含有的石子的特性迥異的。故對人體細胞，器官及其化學成分的研究與分析，果可有助於對人體組織與生理的瞭解，但我們却不能由此推知人類的特

性。又如人類社會所具的特質與發展規律與個人全然不同。在任何一个物質組成的界段，我們必然的要測定他性質的規律——化學的，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社會學的或天文學的——這些都與物質組成的特殊界段有密切的關係。這也是從量變到質變或稱為辯證的或革命性轉變原則的又一應用。整體與其所含單位的性質不同的例子很多：如山嶽與沙粒，狼羣與一隻狼，腦子與腦細胞都是不同的。我們都知道化學反應可因加熱而增速，也知道人體活動也含有化學因素，但我們不能就此推論說熱帶區人的活動比寒帶區的更快；個人攻擊性的行為可由某種心理原因而產生，但是我們不能認為某個國家的侵略野心也起於同樣原因。個人心理生活包藏在比較廣大的社會生活裏面，因此蘇聯精神病學家主張一定先要了解歷史發展和社會演進的規律後，才能真真正正了解個人的心理。以往曾有人爲了某種個別例子便強調着所謂“英雄造時勢”的說法。蘇聯的科學家對這背叛真理的以個人心理轉變社會狀況的庸俗心理學說，加以嚴正有力的批判。

世間事物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着相互連系與緊密的結合，整體的某一部分不但包含所組成的各物質，也包含那些物質的個別性質，在同一事物中各種不同的性質是相互貫通與連系，如心理的興奮與生理的興奮是兩件事，但他們有密切的相互關係，所以心理學上各種活動的定律，固與生理學不同，但在另一方面却包含生理學的成分。因此我們可說心理學與生理學現象是互相作用與影響的。同樣的，個人心理與社會經驗也有密切結合與相互關係。這也是辯證原則的另一種說法：自然界中每種現象都含有相互關係的相反性質，從而產生動力平衡、生長和運動現象。

因爲上述的原因，蘇聯心理學家反對心理學只不過生理學與神經病學而已。蘇聯的精神病學家一方面受了他們科學傳統的薰陶，另一方面是爲了對當時盛行的庸俗心理學說有力的反抗，因此有一時

期他們會致力於神經生理學的研究。貝克特留夫 (Bekhterev) 的反射學 (Reflexology) 便是這種動向下的產物。這學說完全將心理學簡化為可由實驗所證實的反射，而否認其他種種不能證諸實驗的現象。當時在美國也有同樣的情形發生，就是華遜 (Watson) 的行為主義心理學說，他否認主觀的意識，因為不適作科學的研究，這些過程在蘇聯科學發展中有巨大的影響。蘇聯心理學雖從生理學與社會科學中孕育與成長起來，但目今已產生了自己嶄新的技術，並在蘇聯科學界中獲得了獨立的崇高的地位。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思想是由經驗產生的，同時思想也會影響經驗。馬克思學說也強調“思想與經驗，理論與實踐之間有着密切的結合。”列寧的反映學說 (theory of reflexion) 中說：“思想與理論是從現實生活中得來的，同時也必受到現實生活的考驗，唯有對準現實，掌握現實與現實鬥爭和改變現實，才能體驗到現實的真實性質。”

理論不過是由經驗歸納所得的一致結果，理論的應用可支配與改造我們的經驗。只有正確的理論可以使人類得到自由與幸福。恩格斯同意黑格爾的格言：“自由是需要的認識所產生”。但是理論的正確性是需在實踐中經反覆的考驗，歪曲的理論必然的會產生不良的實踐。

由此我們可看到經驗，生活與自然環境的重要性。但是經驗是主動的從個人實際生活中得來。列寧曾說：“生活與實踐是理論知識的基礎”。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根本不信在象牙之塔中所發出的理論；又不信那些脫離實際科學應用的科學家；更不信那些脫離生產工作的某種社會階級所發出的人生空論。人類心理與其生存方式的關係就是現代蘇聯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心理學理論與實踐間調節在蘇聯心理學發展史中曾遭遇過不少阻礙，掃除這些阻礙的有效

實施，便是讓改善人們心理的教育工作者担负起心理學的工作。唯有這樣才能達到真正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關於生活與實踐的重要性馬克思曾再三強調陳述：“哲學家不過在唱着各種解釋世界的高調，但是最迫切的問題是怎樣去改造這個世界”。故蘇聯科學家嚴正的駁斥了不從活動與實踐中去改造人類思想的心理學家，並指出藉工作治療與其他各項活動來改造思想，才是合理的措施。

歷史唯物論

歷史唯物論是應用唯物辯證的原則來研究歷史與政治制度的理論，其要點已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判一書中明晰的敘述。蘇聯學者們認為精神病學像其他科學一樣深受社會制度的影響。因此我們要對蘇聯精神病學正確的評價，必須先要了解馬克思學說的基本理論。

馬克思說人類社會在基本上是一種人民求得相互滿足物質需要的經濟制度，並把社會看做經過種種變化的發展過程。因之人類經濟組織方式漸漸地自早期的原始共產社會，至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最後進展至社會主義社會。每一個發展時期較前一個時期必有新的較好的生產方式（即生產增加）。社會發展不是決定於個人心理定律，而是決定於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在每一個社會制度下帶給我們一種思想體系及由社會經濟下產生的心理學理論。當社會裏產生了內在的矛盾，而達到了某種程度時，一種社會制度便突然的轉變到另一種社會制度以消除內在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性質與生產工具的私人佔有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反映了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當不可避免的進入了工人階級作了社會的主人與掌握了生產工具的社會主義社會以後，這種矛盾便自然的消失了。

精神病學必然的深受社會制度的影響。我們至少可從下面二點

上看出來：（1）從相反學說中反映出階級的矛盾。（2）從統治階級所決定的思想理論中，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心理學上也必然反映了這些矛盾。一人階級地位決定他的心理因素。在馬克思的許多著作中都詳盡的發揮了這些基本理論。當我們在任何特殊環境中應用時，必須根據當時實際具體的社會與歷史因素。

觀念的重要性

有些馬克思主義者有時過分注重經濟因素是行為的原動力，而完全否認觀念、理想、傳統及其他心理因素決定行為的力量。恩格斯深感到把他的理論過分普遍的機械的簡化實是一種極大的偏差。這可在他於一八九〇年馬克思死後所寫的一封信中表現着，他說：

有數多年青作家往往過分着重於經濟因素的決定力。對於這一個偏差馬克思和我（恩格斯）應負一部責任。我們又不得不強調這主要原理來打擊我們的敵人，可是我們常沒有時間和機會來闡明其他因素的密切關係。當我們應用這條原理時，決不可犯同樣的錯誤。然而很不幸的往往有人想他們已經完全瞭解一種原理，而能應用得十全十美，可是他們在實踐上所表現的卻沒有掌握這原理的真諦。現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常犯同樣的錯誤。

在實踐上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忽視傳統與觀念對國家或個人的重要性。斯大林曾說：“由社會物質生活與人類發展的基礎上產生了社會觀念、理論學說與政治制度，而社會觀念、理論與政治制度再影響人類及其物質生活，以提高人類生活的發展，而形成永久的循環”。陳腐的思想與傳統觀念可影響與渲染社會與個人的經驗。故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處理人類問題時並不忽視心理因素的重要性。列寧認識到要改造貧農的習慣思想須經過好幾代才行。柴達諾夫（Zhdanov）以為蘇聯哲學的落伍便在主觀因素方面。在其他馬克思學說的文獻中可找到許多同樣的例子。

從個人方面講，馬克思主義者雖常強調階級立場、經濟狀況、

職業及歷史背景對個性與行為的重要性，但這並不是叫我們忽視個人的思想，倫理價值與行為。相反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蘇聯組織生活的特色。由此看來，蘇聯的心理治療與其他各國的心理治療一樣，專以改造人們的思想為鵠的。

唯物主義的心理學

蘇聯科學家認為經濟因素是社會經驗的基礎，但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力。社會經驗產生社會思想或觀念與制度。同時，社會思想與制度又能影響社會經驗，二者間常呈着交互作用。並且思想觀念常較社會經驗存在較長的時期。但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相互關係的力量間，常強調社會經驗的重要性。生理學在蘇聯心理學及精神病學中的重要性也有同樣的情形。無疑的，在大革命後過份重視生理學也是一種偏向。而現代的蘇聯心理學與精神病學不再因循以往的偏向，而結合了社會科學與巴氏生理學，建成立成一種獨立的新的科學部門。

假如一人的思想與社會經驗完全脫節，那末他就被認為唯心論者或非馬克思主義者。所以過份注重兒童期經驗的力量，或僅着眼於兒童期的生長、發育或教育的重要性，蘇聯心理學家便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或錯誤的學說。當我們要考查一人的思想或心理時，蘇聯心理學家一定要從了解個人的階級地位與社會情況着手。葛羅米柯氏（Andrei A. Gromyko）最近在國聯會議的辯論中曾說：“這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住於皇宮者與居於草屋者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這便是這種典型蘇聯態度的例子。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科學

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病學家認為自己是人民公僕，也是計劃社會經濟中衛生設施整體中的一份子。在蘇聯不再有什麼私有的

生產資料，一切都是人民自己的財產。所以蘇聯精神病學家服務的對象便是勞動的人民。反顧資本主義的國家，那就大不相同了。那經年累月的個別心理分析治療，必不可能作為服務大家的工具。較輕微的神經官能症須採用大眾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及環境改變等法，才是合理的措施。失去了生產力、擾亂家庭社會的嚴重精神病者才是精神病專家的治療對象。在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中所號召的“預防重於治療”下，無疑的，預防精神病學是現在蘇聯精神病學中的主要課題。

蘇聯精神病學家認為他們的理論根基——唯物論——是一寶貴的階級特有的武器，用以駁斥資本主義精神病學家的唯心的、反動的、錯誤的理論。同時他們也認識了其他國家中階級鬥爭的事實及資本主義國家中某種健全的發展。他們對科學的事實與唯物的事實是分不開的，因為他們認為唯物論是科學的一般原則。但當將科學事實應用到社會問題時，他們便時刻的警惕着：服務的對象是什麼？

科學的自由

蘇聯對於不同的科學意見究竟採怎樣的態度呢？不同的科學意見是容許存在的。不過會遭遇嚴厲的批評。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制度下，尤其直接有關政治經濟、歷史等方面的事業上，反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有所抬頭。但事實上在農業、工業及軍事科學的範圍中，有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也曾予不少的貢獻。巴夫洛夫雖沒有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列寧認為他的科學工作是唯物的，對社會有益的，故仍不斷予以支持與鼓勵。相反的，有許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而他們的工作表現是非科學與不健全的，還是在被打倒之列。

在科學化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中，他們的計劃完全根據可靠的